

【一般论文】

李渔结构论——从《十二楼》谈起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i Yu's *Twelve Towers*

黄欣怡\*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Ooi Sing Ee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singee1118@gmail.com](mailto:singee1118@gmail.com)

Published online: 30 SEPTEMBER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Ooi, S. E. (2024). 李渔结构论——从《十二楼》谈起: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i Yu's *Twelve Towers*.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 207–220.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sp.13.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sp.13.2024>

摘要

清初戏曲家李渔“结构论”为中国戏曲发展史的重要理论，本文从他具有文章结构概念的话本小说《十二楼》谈起，探讨李渔在《闲情偶寄》提出“结构第一”理论前，如何以“楼”的结构之技贯穿结构之道，架起故事人物活动空间与主题寓意。下文以《十二楼》的文本阅读分析为研究方法，辅以李渔《闲情偶寄》的词曲结构理论及他擅长的园林艺术融入讨论，探究小说叙事的显层技巧性结构及其深层的哲理性结构。李渔谓营建房子与读书作文当以标新创异为尚，由此可见他为才子佳人的陈旧题材注入新颖的叙事策略。“楼”作为叙事作品的核心结构新奇有趣，在当下读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的氛围下，可先把读者引进故事，再达致规正风俗的劝谏作用。学者讨论李渔作品结构论多从《闲情偶寄》出发，本文从其《十二楼》谈起，窥探李渔作文立言的态度。

关键词：李渔、十二楼、闲情偶寄、结构论

---

\*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博士生

### Abstract

Li Yu, a playwrigh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roposed th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 This paper begins by discussing the concept of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in his vernacular novel *Twelve Towers*, exploring how Li Yu, prior to putting forth the “structure comes first” theory, used the construction of “towers” as a narrative framework in the novel, to establish the spatial and thema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racters and activities within the story. Appl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of *Twelve Tower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supplementing it with Li Yu’s structural theory from *Random Thoughts and Essays* and his expertise in incorporating garden art,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ower” in Li Yu’s novels. Li Yu emphasized the novelty of building a narrative like constructing a house, diverging from conventional themes of talent and honour. His narrative strategy not only captivates readers by leveraging the allure of idle literature but also subtly critiques societal norms, aligning with the prevailing taste for light-hearted reading over solemn arguments. While scholarly discussions often centre on Li Yu’s later work *Random Thoughts and Essays*, this paper uniquely starts with *Twelve Floors* to illuminate Li Yu’s evolving compositional philosophy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Keywords:** Li Yu, *Twelve Tower*, *Random Thoughts and Essays*, structural analysis

## 一、前言

清代戏曲家李渔（谪凡，笠翁，觉道人，约 1611-1679）提出“结构第一”，作为填词制曲的法脉准绳，是为中国戏剧发展史的重要理论，好为学者所论。论者多从李渔《闲情偶寄》出发，对李渔于词曲部提出的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和审虚实七款结构内容展开论述。<sup>1</sup>李渔的结构论虽在《闲情偶寄》（1671 年作）始提出，但早在话本小说《十二楼》（1658 年作）叙事就有文章的结构概念。杨义在评议《十二楼》时说道：“李渔将其园林艺术的修养移于话本小说结构，创作了《十二楼》系列小说，以十二地支为数，以〈合影楼〉、〈夺锦楼〉、〈三与楼〉、〈夏宜楼〉……为名，创造了小说史上独具一格的结构形态。”<sup>2</sup>学者对《十二楼》的评价颇高，如评点者杜浚（别号钟离濬水）为《十二楼》作序时言，“觉道人山居稽古，得楼之事类凡十有二，其说咸可喜。……余批阅一过，喟然叹觉道人之用心，不同于恒人也！”<sup>3</sup>孙楷第在〈李笠翁与十二楼〉序文中亦说道：“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所赶不上的，”<sup>4</sup>无不说明李渔作《十二楼》的匠心之处。

由此，本文拟从《十二楼》谈起，从两个面向展开“李渔结构论”的论述。（一）《十二楼》结构之技。《十二楼》每一篇小说都有一座楼，是人物主要活动空间和故事寓意的寄托所在，本文将从李渔园林艺术与盖房子喜好标新立异的信念，和当时读者的“喜新而尚异”的阅读风俗，探究李渔选择“楼”作为故事建构的叙事策略。（二）《十二楼》结构之道。《十二楼》显层的结构技巧蕴含着作者哲理性的结构，由此不能忽略小说“为善如登”的结构之道，使人相与携手徐步登楼，忽忽忘为善之难，达致以小说规正风俗的劝谏作用。

## 二、《十二楼》结构之技

李渔《十二楼》的结构概念来自园林建筑，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提出“结构第一”，将戏曲叙事结构和房屋结构并在一起谈：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

---

<sup>1</sup>钟筱函，〈李渔戏曲结构论〉（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2 年 6 月），页 3-33；徐大军，〈李渔“结构第一”理论的思路与内涵新探〉，《求是学刊》，2008 年第 35 卷第 2 期，页 109-113；张春娟，〈浅谈李渔的戏曲结构论〉（山西：山西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8 年 6 月），页 1-44；王磊，〈论李渔戏剧结构论〉，《大理学院学报》，2008 年第 7 卷第 9 期，页 56-60；陈佳彬，〈李渔戏曲作品及其理论研究〉（中坭：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1），页 104-112。

<sup>2</sup>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 100。

<sup>3</sup>清·杜浚，〈序〉，清·李渔著，陶恂若校注，《十二楼》（台北：三民书局年，1998），页 1。

<sup>4</sup>陶恂若，〈引言〉，清·李渔著，陶恂若校注，《十二楼》，页 1。

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然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sup>5</sup>

戏曲家填词制曲向来以音律为先，唯独李渔认为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但全剧是一部整齐不紊的大文章，关目要多，线索要明，都必须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先要安排事实，并将全剧纲领、节目、角色、排场等作通盘匀称的布置，以求脉络分明，使读者、观者觉水复山重，迂回起伏之妙。”<sup>6</sup> 戏剧的布局和房子的建筑同一回事，都必须考量“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李渔精于曲学、话本小说，也醉心于园林建筑，常将其园林艺术的修养和技巧融入读书写作里。他在谈戏曲结构时想到盖房子，在盖屋子时想到做文章之事：

若夫文人运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锋一阻，则断不可续。然而寝食可废，便溺不可废也，官急不如私急。俗不云乎，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者，予往往验之。故营此最急，当于书室之傍。<sup>7</sup>

李渔认为“先设藏垢纳污之地“是营建房子最为要紧的事，溺便尤其为每日须解决的要事，应当建在书室之旁，只因文人做文章”每至得意疾书之际”，不能因为溺便之事而受到中阻，否者思绪一受阻，则难以再续。写文章和盖房子同为一事，若没有事先拟好结构布局，最担忧的是在完事的过程中“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可见“结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李渔将房宅建构和文章叙事结构联系，又见于下例：

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常见通候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臣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实时皆仿名园，纤毫不谬。

<sup>5</sup>清·李渔，《闲情偶寄》（台北：长安出版社，1979），页6-7。

<sup>6</sup>黄丽贞，《李渔研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页82。

<sup>7</sup>清·李渔，《闲情偶寄》，页174-175。

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噀噀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创造园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sup>8</sup>

李渔谓葺居治宅和读书作文应当自出手眼、标新创异、换尾移头，这当然和李渔自己说的“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的个性使然，也和那时候读者“喜新而尚异”的风俗有关。因而，李渔的作文“以有道之新，易无道之新，以有方之异，变无方之异”，如此则“而吾点缀太平之念，为不虚矣”。<sup>9</sup>是《闲情偶寄》所载之事，“皆极新极异之谈，然无一不轨于正道。”<sup>10</sup>李渔《十二楼》书写奇事奇文的用意理当也和《闲情偶寄》出发点一样。杜浚序文最能表达李渔《十二楼》的用心之处：

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者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sup>11</sup>

由于彼时的读者喜新而尚异的文章，导致一些为求牟利的作者“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无所不至”，也是李渔说的“无道之新”、“无方之异”，只为迎合读者而作的无味之腐谈。

杨义论《十二楼》叙事结构，说李渔将他的园林艺术移于话本小说结构，取十二地支为数，创造小说史上独具一格的结构形态。取园林与盖房子概念及十二地支为数，可归纳为结构之技，或称叙事战略。下文首先将《十二楼》结构之技展示如下：

<sup>8</sup> 清·李渔，《闲情偶寄》，页168-169。

<sup>9</sup> 清·李渔，《闲情偶寄》，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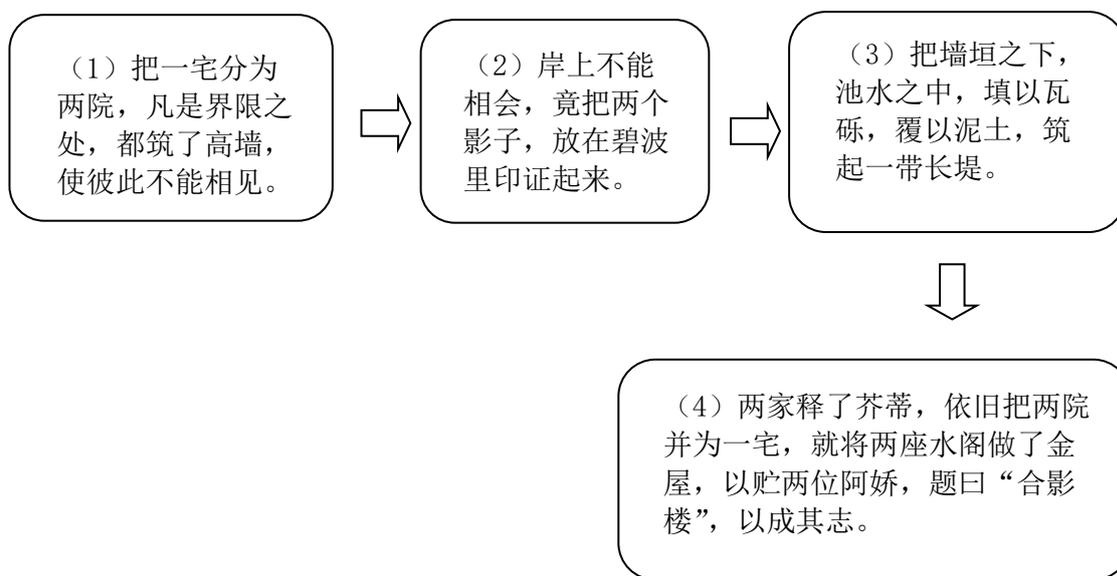
<sup>10</sup> 同上注。

<sup>11</sup> 清·杜浚，〈序〉，清·李渔著，陶恂若校注，《十二楼》，页1。



图一：李渔《十二楼》结构之技

《十二楼》每个楼层、房屋与挂上的匾额，各有其结构与功能，是故事人物主要活动空间，显层的结构布置推进故事的叙事。〈合影楼〉作为《十二楼》首篇，尤其可见管提举与屠观察两院分离的拆建与合并过程，叙说着珍生和玉娟的形影离合：



管提举和屠观察是两家人，一位古板执拘，是个道学先生；一位跌荡豪华，是个风流才子。俩人本来是一门之女婿，因心性个别，在岳父母逝世后把同住的一宅分成了两院，凡是界线之处都筑起高墙，使两家人和他们的儿女玉娟和珍生不相往来。由于玉娟和珍生在岸上不能相会，两家后园的水阁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印证起来，发生对影钟情的离奇故事——“两幅形骸虽然不曾会合，那一对影子已做了半载夫妻”。管提举察觉两个影子会面的事，加紧严防，把水阁填满瓦砾和泥土，筑起一道长堤，使俩人形骸不能相见。碍于管提举的反对，屠观察找了“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的路公协调两家的敌对，间中又错将女儿锦云许配于珍生，造成锦云、珍生和玉娟三人的僵局，最终又促成三人的婚事，并使管、屠两家释了芥蒂。第四个图引文所提的“两位阿娇”，指的是玉娟和锦云，玉娟和珍生相会的水阁则题为“合影楼”，记两人的相恋相合。“不但拆去墙垣，掘开泥土，等两位佳人互相盼望；又架起一座飞桥，以便珍生之来往，使牛郎织女无天河银汉之隔”（页 26）。<sup>12</sup>

从最初一宅分为两院，至最终两院并为一宅，相互回应着玉娟与珍生从对影钟情、形骸相离至搭起飞桥便于来往，两座宅院水阁的建筑及拆建，与故事发展起伏紧紧相连。“好为娇异”的李渔自觉〈合影楼〉结构技巧带来的传奇性，“对影钟情，从来未有其事，将来必传，”“《合影编》诗稿，已做了一部传奇，目下

<sup>12</sup>本文以陶恂若校注的《十二楼》为版本，下文只注明引文页数，不再著名书籍出处。

就要团圆了，”均显作者将〈合影楼〉作为小说结集首篇的考量。

《十二楼》结构之技展示叙事技巧的标新创异，除了上文提及〈合影楼〉玉娟和珍生两个影子发生的传奇性，尚有〈夺锦楼〉将两位淑女做了考场锦标；〈归正楼〉燕子衔泥，将庵堂匾额“归止”添了一划改成“归正”，神来一笔促使拐子改邪归正；〈十鸯楼〉酒仙为姚子谷新婚居所题“十鸯楼”，预告娶亲十次的命运；段玉初为表决不生还的心，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为楼房匾额自题〈鹤归楼〉；〈生我楼〉则是因阳宅不利另起小楼，尹厚妻子忽然怀孕得子，于此为题。〈闻过楼〉里殷太史替顾呆叟新构的住居非常讲究，显然依顾呆叟避俗的个性而建：

柴关紧密，竹径迂徐。篱开新种之花，地扫旋收之叶。数椽茅屋，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不竟是田家结构；一带梅窗，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有似乎墨客经营。若非陶处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别业。（页 254-255）

为将“极喜尽忠告之道”的友人顾呆叟留在自己身边，殷太史使出不少手段将他弄出乡居，最后还依顾呆叟一生悠游田野的喜好，建筑了一栋林山人的新房。顾呆叟非常喜欢这块乐地，“朴素之中又带精雅，恰好是个儒者为农的住处，”于是常住下来。殷太史在顾呆叟之侧，又建了新房，把“闻过楼”的匾额从城里的房子移出，求他朝夕会面，时时劝诫。叙述者说此篇“作书之旨不在主而在客，所以命名之义不属顾而属殷，要使观者味此，知非言过之难而闻过之难也”（页 263）。此篇叙述虽围绕顾呆叟逃离城市居乡遭遇的患难而展开，然殷太史为顾呆叟新建的房屋及其田家结构的设计，以及他为完成追想药石之言的心愿而自题“闻过楼”，已潜藏着“作书之旨不在主而在客”的结构逻辑。

对照以上楼房标异的取名，〈夏宜楼〉因这座高楼“甚是空旷，三面皆水，水里皆种芙蕖，上有绿槐遮蔽，垂柳相遭，自清早以至黄昏，不漏一丝白色”（页 63），詹公取这一楼偏宜於夏，自题一匾曰“夏宜楼”，是女儿娴娴的卧房与书室，看似颇为一般。作者于是在平平无奇的房屋搭配奇具——千里镜，在这座楼房生出许多故事，编造一篇奇文。大户人家的房屋筑有雕栏曲榭，不易窥探，吉人的千里镜则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用于偷窥及物色姻缘。千里镜不是什么荒唐之物，好奇访异的人都有收藏，叙述者说“但可惜世上的人都拿来做了戏具，所以不觉其可宝，独有此人善藏其用……”叙述者赞赏吉人善于发挥他人不觉其可宝的用具，如同作者为故事选了奇具。待吉人娶了娴娴，二者甚而将千里镜视为法宝供奉在夏宜楼，不时膜拜，〈夏宜楼〉因千里镜而生辉。〈拂云楼〉取名看似神仙之境，实则是楼房露台设计使里面看见外面，外面之人却看不见里面，是韦家小姐住宅后园之中的一座危楼。小姐的婢女能红因而得以在此一窥裴远的丰神俊貌，进而被他吸引，努力撮合韦家和裴家的婚事，自己也做了裴远的侧室。楼房的结构设计尽管不似“拂云楼”取名显眼，却也再次发挥妙用。奇楼或奇具，尽

显李渔叙事结构技巧的匠心，“以有道之新，易无道之新，以有方之异，变无方之异。”

李渔仿《今古奇观》为例，另取十二地支为数。相较于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极具警惕人心为宗旨的小说命名，或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露骨刻意地表达拟话本小说故事的新奇，《十二楼》因收录十二则发生在楼房的故事而取名，显然极具新意，与之后出版的《闲情偶寄》取名同为考量。李渔《闲情偶寄》凡例七则中的两则——“一期规正风俗”和“一期警惕人心”提及那时候的“风俗之靡，日甚一日”，“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的氛围。李渔的书名题曰《十二楼》及《闲情偶寄》，显然是担忧读者看了严肃的书名误以为是庄论而避之，那他试图通过书写规正风俗、警惕人心的想望就没办法达成。《十二楼》的小说题材大部份为读者不陌生的故事，尤其以〈合影楼〉、〈夺锦楼〉、〈夏宜楼〉、〈拂云楼〉、〈十香楼〉和〈鹤归楼〉描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和婚姻生活，最为读者钟爱和熟悉。如此一个人人都在写的才子佳人恋爱的题材，如何能吸引读者的阅读趣味？大概要迎合那时候喜新而尚异的风俗为是。所以李渔说“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十二楼》以楼名作为篇名，此是一新。故事题材是老套的，李渔只不过换了另一种叙述方式，选择以“楼”架起小说叙事的结构技巧。

### 三、《十二楼》结构之道

上文谈及《十二楼》的结构之技，是李渔小说为吸引读者阅读的叙事战略，而这显层的技巧性结构实则蕴含着深层的哲理结构，形成中国叙事学的结构双构性。杨义说读中国叙事作品不能忽视哲理性结构和技巧性结构相互呼应双重构成的，否则难以解读清楚小说深沉的文化密码。<sup>13</sup>《十二楼》之十二篇小说以“楼”的概念布局，学者谈及《十二楼》的命名时言：“因为每一篇里面都有一座楼，和该篇故事发生或重或轻的关系，所以统名为十二楼。”<sup>14</sup>传统小说往往将故事发生的场所和地点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空间，唯独《十二楼》里的“楼”不仅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场所，“楼”亦作为整体故事以及各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主题寓意的建构，尤以劝善为作文主旨。

李渔在“结构第一”提出“戒讽刺”一条强调：“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撰为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芬，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sup>15</sup>学者在讨论李渔“结构第一”时往往跳过“戒讽刺”的内容不论，直接进入“立主脑”的理论阐释，或是先论及“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等理论后再论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于把李渔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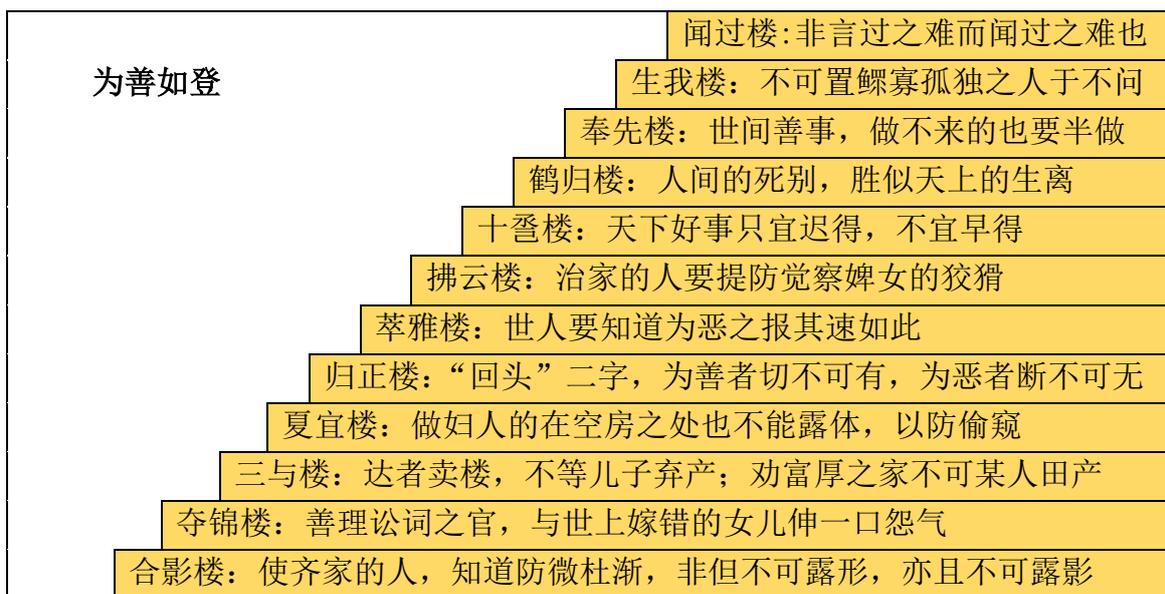
<sup>13</sup>杨义，《中国叙事学》，页47。

<sup>14</sup>黄丽贞，《李渔研究》，页179。

<sup>15</sup>清·李渔，《闲情偶寄》，页8。

的结构论视为谋篇布局，属于形式上的安排，“戒讽刺”是书写动机或作文态度，不属于写作过程的重要步骤。<sup>16</sup>如此一来则忽略了李渔结构立论的主旨，“戒讽刺”第一和“立主脑”第二的安排是有作者深意的，同时也忽略李渔以结构之技贯穿结构之道的思维方式。李渔强调文人写作要“戒讽刺”，在于文士之笔如武人之刀，皆为杀人的器具，所以他非常强调文人作文应当抱持“劝使为善，诫使勿恶”的态度，勿为残毒、报怨的恶事。文章写作虽从一字一句、一节一章开始，但在建构的过程中文人抱持的写作态度最为重要。

《十二楼》每一篇小说皆有作者劝善寓意的传达，可见于下图：



图二：《十二楼》结构之道

图二的构图，依据杜浚评议李渔《十二楼》的寓意“为善如登”而画。“为善如登”显然为《十二楼》结构之道，是李渔作文劝世的宗旨。“觉道人将以事编借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sup>17</sup>叙述者在〈归正楼〉婆心地说，“‘回头’二字，为善者切不可有，为恶者断不可无”；〈萃雅楼〉“世人要知道为恶之报其速如此”；〈十盂楼〉“天下好事只宜迟得，不宜早得”；〈奉先楼〉“世间善事，做不来的也要半做”及〈生我楼〉“不可置鳏寡孤独之人于不问也”，都是普世通用的劝诫之言。

至于〈合影楼〉“使齐家的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三与楼〉达者卖楼的快乐；以及〈鹤归楼〉“人间的死别，胜似天上的生

<sup>16</sup>如陈佳彬〈李渔戏曲作品及其理论研究〉、张春娟〈浅谈李渔的戏曲结构论〉、钟筱函〈李渔戏曲结构论〉等文皆跳过“戒讽刺”不论。关于李渔的“结构”之争，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结构就是构思或谋篇布局，二是强调结构第一就是情节第一，三是认为结构决非仅指作品的形式，而是大于戏剧外部结构形式的概念。详见王磊，〈论李渔戏剧结构论〉，页 56。

<sup>17</sup>清·杜浚，〈序〉，清·李渔著，陶恂若校注，《十二楼》，页 1。

离”，则与常言道理不同。以上几个例子及〈萃雅楼〉的雅人与俗官，是结构之道的双构。中国传统从不单向及孤立地观察人事，总是以双向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sup>18</sup>举例而言，〈三与楼〉有两个对立的人物，一是有田土之癖的唐玉川，只喜欢买田置地，不造楼房；一是只喜欢构造园亭的虞素臣，一年到头，没有一日不兴工作。前者虎视眈眈后者构造的房屋，耐心待其银子用尽，贱价购买造好的房子。虞素臣果然积债日累，只能将房子卖于邻居唐玉川，园亭尽去之后，方才领悟卖屋的快乐，一身轻松许多；唐玉川父子未能满足，覬觐将虞素臣仅剩的一座书楼给予买下，贪婪虽达成购屋愿望，却为儿子种下恶报，虞素臣友人在书楼埋下的银子，成了无妄之灾。叙事者于是以古人的言语为戒：“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劝富厚之家不可谋人田产。”卖楼的快乐与夺楼的贪婪，成为小说叙事的双构。〈三与楼〉与人为徒、与古为徒及与天为徒的结构之技，亦呼应该楼叙事的结构之道：

原来这几间书楼竟抵了半座宝塔，上下共有三层，每层有匾式一个，都是自己命名、高人写就的。最下一层，有雕栏曲槛，竹座花坞，是他待人接物之处，匾额上有四个字云“与人为徒”。中间一层，有净几明窗，牙签玉轴，是他读书临帖之所，匾额上有四个字，云“与古为徒”。最上一层，极是空旷，除名香一炉，《黄庭》一卷之外，并无长物，是他避俗离器，绝人屏迹的所在，匾额上有四个字云“与天为徒”。既把一座楼台分了三样用处，又合来总题一匾，名曰“三与楼”。(46-47)

这座雅致的书楼既是虞素臣早前未卖于唐玉川的楼房，潜藏作者的古意。虞素臣卖楼之后领悟到“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七尺。”于是舍弃了“与人为徒”的好客态度，终日坐在“与古为徒”与“与天为徒”的楼层，避俗离器，把务广的精神合来用在二处，反觉精神气爽，终年为之不倦，是作者的自寓之作。

〈合影楼〉更是从道学与风流双构的思维走出，为读者辟出一条“在不夷不惠之间”的路。“合影楼”作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景，架起叙事作品的结构，亦作为玉娟和珍生相会的媒介，以及两人所代表的身份——道学和风流的“合影”。虽则叙述者开篇既说明写作的用意：“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以露形，亦且不可以露影，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故事发展结局——“两家释了芥蒂”、“两院并为一宅”、“两位佳人互相盼望”却未达导向“防微杜渐”的劝谏效用，形成不可靠叙述。<sup>19</sup>反之，“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则为实情，而所谓的辟出一条相思

<sup>18</sup>杨义，《中国叙事学》，页46。

<sup>19</sup>“不可靠叙述”由韦恩·布思(Wayne Booth)提出。在布思看来，当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布思聚焦于两种类

路，却是由“在不夷不惠之间”的路公对道学和风流两家敌对的化解：

路公道：“这也怪不得亲翁（管提举）。从来的家法，只能痼形，不能痼影。这是两个影子做出事来，与身体无涉，哪里管得许多！从今以后，也使治家的人知道，这番公案连影子也要提防，决没有露形之事了。”又对观察道：“你两个的是非曲直，毕竟要归重一边；若还府上的家教也与贵连襟一般，使令公郎有所畏惮，不敢胡行，这桩论事就断然没有了。……不可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说风流的是，道学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颠倒过来，使人喜风流而恶道学，坏先辈之典型。”（页 25）

由于管提举家法森严，和屠观察两家界限的分明是为了阻止玉娟露形，断绝儿女私情，却防不慎防，使两个影子相会相恋。叙述者一方面说儿女感情到了轻生慕死的地步，是没有法子可以防御，一方面又说“这番公案连影子也要提防”，不仅要痼形也要痼影等奇闻奇语，实是对道学家的反讽。<sup>20</sup>叙述者在讽谏道学家的同时也不让风流者占上风，处处以调和两家的敌对为最终的目标。“合影楼”不仅是才子佳人美满结局的表征，也有蕴含道学和风流两家相好如初的深意，是作者潜藏的结构之道。

《十二楼》夹叙夹议的叙事或寓议论于叙事的风格，亦为李渔作文好劝诫的哲理性结构。每篇小说叙述以诗词为首，议论为次，方缓缓展开故事。〈萃雅楼〉以觉世稗官早年自创的诗歌为序，说明雅俗不能相兼，为位处权贵的东楼对开香铺的权汝修的侵犯铺叙，最后还不忘以有益于风教的长短句古风作结。甚至于若前篇不及议论，则放在后篇夹议。〈奉先楼〉故事以舒秀才为主脑，他代代单传及以吃半斋（戒食牛犬）保命，又止为一事而设，全篇故事脉络绕着此一人一事展开。至于舒娘子在“奉先楼”当着全族人面前抓阄、被乱兵奸污、为守贞节而上吊自缢，俱属衍文，舒娘子亦属陪宾。然叙述者始终不放弃议论的作风，另在下一篇〈生我楼〉展开该楼叙事前，开篇首议舒娘子被寇贼掳走自悔失身，欲求一死的悲惨命运，于是提出“论人于丧乱之世，要与寻常的论法不同。”舒娘子在乱世失贞洁一事，是情有可原，劝诫读者勿有责备之论。

## 五、结语

---

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无论是哪种情况，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double decoding）：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详见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页134。

<sup>20</sup>布思指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会在叙述者背后进行隐秘交流，达成共识，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而读者的发现会带来阅读快感。详见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页134。

《十二楼》的结构概念来自李渔园林艺术和盖房子的启发，小说故事里的“楼”不仅如传统话本小说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亦为各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主题寓意的建构，是以结构之技贯穿结构之道，形成中国叙事学的结构双构性。李渔认为读书作文和盖房子一样，应当自出手眼、标新创异，这和那时候“喜新而尚异”的阅读风俗有关。选择以“楼”作为叙事作品的结构，实是想在老旧的题材注入新的叙事战略，以奇楼奇事与奇具，鼓吹经传，达致规正风俗、警惕人心的劝谏作用。《十二楼》创新的地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楼”作为篇名，架起小说叙事的结构技巧；二是以“楼”作为故事人物活动的空间和主题寓意的寄托。读者要能在显层的结构技巧读出作品蕴含的哲理性结构，方能领会李渔从双面向或多面向的思维方式，观察他对“为善如登”的作文结构布局。

## 【征引文献】

### 一、 传统文献

清·李渔，《闲情偶寄》（台北：长安出版社，1979）。

清·李渔著，陶恂若校注：《十二楼》（台北：三民书局，1998）。

### 二、 近人论著

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黄丽贞，《李渔研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

### 三、 期刊论文

王磊，〈论李渔戏剧结构论〉，《大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7卷第9期，页56-60。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页133-143。

徐大军，〈李渔“结构第一”理论的思路与内涵新探〉，《求是学刊》，2008年第35卷第2期，页109-113。

### 四、 学位论文

张春娟，〈浅谈李渔的戏曲结构论〉（山西：山西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8年6月）。

陈佳彬，〈李渔戏曲作品及其理论研究〉（中坜：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1）。

钟筱函，〈李渔戏曲结构论〉（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2年6月）。